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3





文庫11
D 256
3

010190561114

48-11066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廿三日  
以本校讀牘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索隱曰：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

本名子異，後為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

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

正義曰：質音致。國疆欲待

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為質。如上音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音直實反。又二國敵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

郟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獻於子楚。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

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徐氏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

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正。

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

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

順治十五年刊

卷之六



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

為舍人文穎曰主廡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驁王齮庶公等為將

軍徐廣曰齮一作齮○索隱曰蒙驁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騎昭王二十九年伐大夫陵伐趙者庶公蓋庶公史失其姓名

伯莊云音綺後同應劭曰庶秦邑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晉陽反正義曰庶秦邑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正義曰庶公及卒子心及卷正頁反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

氏嚙有詭徐廣曰嚙音場○索隱曰音暢魏之邑名歲大飢

四年拔嚙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

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于

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

十五里古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千駟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索隱曰二邑名春秋桓十一年會于虛又戰

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關蓋與諸縣相近按今

東郡燕縣東二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遠○正義曰燕烏田反括地志

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柞城縣是也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考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

六十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正義曰雍於用反汴州縣皆拔之取

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秦出



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正義曰彗音似歲反見並音行練友

將軍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善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處大惡彗在日旁子欲殺父

將軍徐廣曰慶一作應○正義曰括地志云定州恒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挾龍山

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都山也帝王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注水經云望都故城東有山不連陵各之口孤孤都聲相近疑卽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

還兵攻汲彗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

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正義曰子楚母也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正義曰蟜音紀兆反成蟜者長安君名也號爲長安君將軍擊趙

反正義曰將如字將死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漢屯留呼國也軍

案夏姓也夏太后即夏姬也

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一里言屯留之民

將軍壁死正義曰壁邊竟反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內卒屯留蒲鶮反

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上卒死名謂成蟜爲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鶮古鶮字○正義曰卒子忽反鶮音高注同

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即地名

輕車重馬東就食索隱曰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云河魚

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索隱曰嫪姓毒字按漢書嫪氏出鄭

令毒居之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

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鄭王劭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于嫪毋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毒也

大原郡更爲徐廣曰河作汾

大上爲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嫪毒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

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一里言屯留之民



壽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

正義垣作垣垣音表補地志云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

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

四月上宿雍

秦龜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駟云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媒言尊尊之意也

口西王冠帶劍徐廣曰年

二十二年○正義曰冠音灌禮記云年二十而冠按年二十一也

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

秦龜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如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秦臣莫敢用○正義曰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璽韋曜吳書云璽方四寸上勾交五龍又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之神皇帝壽昌按二文不同漢書元后傳云于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璽玉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吳志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魏宮并得璽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

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儼滅濮陽太守戴施入襄陽得璽使司馬光傳宋宗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此璽也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

及太后璽以發縣卒

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年宮

在雍○正義曰斬巨衣反括地志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

君發卒攻毒索隱曰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戰咸

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並都此城始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即此也

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

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

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

中大夫令齊等正義曰令力政反中大二十人皆梟首夫令秦官也齊名也

飲飛掌弋射者

萬曆二十四年刊



縣首於木 **車裂以徇滅其宗** 正義曰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諱李

上曰梟 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疾

其春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

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

妬之心囊樸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疾藜諫士有

紂之治天下聞之盡无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

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括地志云茅焦滄州人也 **及其舍人**

**輕者為鬼薪**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 **及奪爵遷蜀四千**

**餘家家房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

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縣屬漢中郡在

益州部接東南 **四月寒凍有死者** 正義曰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

凍民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則天

應之而史書之故尚書洪範云急常 **楊端和攻衍氏** 秦將衍氏

寒若孔注云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 徐廣曰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

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

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大

妾母子復相見 **復修甘泉宮** 徐廣曰表云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

者茅君之力也 咸陽南宮也 **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

正義曰言舍人罪從後三歲

正義曰行善反在鄭州



同繚曰秦王為人蜂虿

徐廣曰蜂一作隆○正義曰蜂虿逢反章允反蜂虿也高鼻也文穎曰蜂虿也

目擊鳥虻

正義曰驚鳥鸚鵡鷹目擊向前其性悍勇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

人下

正義曰易以豉反言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謙卑

得志亦輕食人

正義曰言始皇得志下之志亦輕易而啖

人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

正義曰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檮楊

徐廣曰檮音老在并州○正義曰漢表在清河十三州志云檮陽上黨西北百八十里也皆并為一軍翦將十

八日軍歸斗食以下

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正義曰一日得斗粟為料什推

三人從軍

索隱曰言王翦為將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中唯擇二人令從軍耳取鄴安陽

騎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

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其葬於洛陽北芒山其

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

正義曰臨力禁反臨哭也若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令歸也秦人

六百石以上奪爵遷

正義曰上音時掌反若是秦人哭臨者奪其官爵遷移於房陵

五百石以

下不臨遷勿奪爵

正義曰若是秦人不哭臨不韋者不奪官爵亦遷移於房陵

自今以來操

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索隱曰謂籍沒其四皆為徒隸後並視此

為常○正義曰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仕宦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

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又云平陽戰國時屬韓後

屬趙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慧星見東方

康熙三十九年刊

柱六月下大日于五月六月之間



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州豪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也

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正義曰即貝州武成縣韓外城是也七國時趙邑

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

十甲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

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

正義曰假格騰初令雅反守音符

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正義曰麗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豐縣本周時號

戎邑左傳云百獻公伐魏戎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之以為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

正義曰韓王安之九年秦盡滅之

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

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

正義曰上地

都上縣今綏州等是也

下井陘

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

端和將河內羌羸伐趙

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羸

正義胡非反

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

索隱曰趙王遷

趙○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

引兵欲攻燕屯中山

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阮之秦

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

宗數白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秦昭襄王南陽地秦昭襄王受之

內史騰前年假守也



案秦兵至國句恐句也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正義音奔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

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正義雨深手遇反

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

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正義曰秦號楚為荆者以莊襄

地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正義曰與音餘平輿豫州縣也楚淮北之

地盡入於秦虜荆王索隱曰荆王負芻也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正義曰昌平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曰燕王喜

之五十三年燕亡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

正義曰降開江反楚威王已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選

酺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五日水上飲食為酺○正義曰天下歡樂大飲酒也秦既平韓趙魏燕楚

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高曆二十四年刊

秦治紀卷之六

八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正義音升發兵守其西界

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索隱曰大

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二年虜

荆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王建○正義曰齊王建

之二十四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正義曰令力政反曰異

日韓王納地效靈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

秦故與兵誅之虜其子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葦趙王

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于已而倍盟反我太原

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

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更

擊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

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

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

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

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

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

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

索隱曰綰姓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

王劫姓馮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

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

于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

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秦台是也



內為郡縣

正義曰郡人所羣聚也

法令由一統自古呂來未嘗有五

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

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古有天

皇有地皇有泰皇

索隱曰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

皇已前稱泰皇

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

令為詔

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

天子自稱曰朕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

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王曰

去泰

正義曰去音止呂反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

曰可

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上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

追尊莊襄王為大上皇

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

今已來除謚法

謚法周公所作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

世二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

索隱曰首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

正義曰勝申證反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從其所不勝於秦

方今

水德之始

索隱曰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秦皇因自謂為水德也

改年始朝賀皆自

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

正義曰周禮云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旄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存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韋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

乘六馬

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積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

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

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

符法冠符及法冠也

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

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

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

九



同 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

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

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

遠不為正義于偽反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

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

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

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二統皆

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

無異意正義易音以職反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

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

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

以為三十六郡二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鄡郡會稽

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

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正義曰

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云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郡置守

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更名民曰黔首應劭

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徐

巨音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

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

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

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

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椎破銅人十及銅鑄以鑄

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

鑄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一法度衡

銅鑄宋本作鍾鑄  
十二枚宋本作餘三枚  
是也

高曆二十四年刊

秦史本紀

十一

易音以職反正義音  
非也

案唯上幸許言唯願皇  
上幸許之也



石丈尺東向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其記反朝音潮

臨洮羌中正義曰洮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五里

南至北嚮戶吳郡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

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正義曰塞先代反並白浪反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

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侯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

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正義曰今咸陽縣北阪上

門徐廣曰在高陵縣○正義曰今岐州雍縣東

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正義曰三輔黃帝云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正義曰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王莽曰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王莽曰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正義曰隴西今隴右北地正義曰今寧州也出雞頭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

象天極索隱曰為宮廟象天極也自極廟道通酈山作其

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正義曰築音竹甬音勇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正義曰上時掌反

立石鄒剛留反嶧音亦國系云和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里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

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二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鄒剛留反嶧音亦國系云和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里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

立石

正義曰言始皇故心  
王莽曰言始皇故心  
王莽曰言始皇故心

王莽曰言始皇故心

王莽曰言始皇故心



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正義曰晉太康地記云為壇於太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壇於梁父以祭地示增高也祭尚玄酒而相並壇皆廣長十二丈增高二尺階三等而樹石太山之上高二丈一尺

乃遂上泰山正義曰太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廣三尺秦之刻石云丈乃遂上泰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山海經云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石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頭百四十八里二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迴二千里鬼神考謫之府

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與近神靈也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

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泰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暉曰禪○正義曰文音甫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刻

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索隱曰此銘其詞每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下之不備石會稽三銘皆然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

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

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

夙興夜寐建設長利正義曰自良反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學

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

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正義並白浪反過黃腫地理志東

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腫縣○正義曰罘音浮枯地志云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東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正義曰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耶也大樂

○正義曰腫通瑤反字或作腫指地志云黃腫故城在萊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平縣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平縣古腫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廟於此山上謂之琅邪其地也

○除名者差一也

之留二月乃徙黔首二萬戶琅邪臺下索隱曰山海經謂

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邪臺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諸

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

吳春秋云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

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勾踐起臺處復十一歲

正義曰復音福復索隱曰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

三萬戶徙臺下者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

正義省山井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身上

亦未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

器械一量正義曰內成曰器甲冑鼎整之屬外成同書文字日

其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

皇帝臣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陵作凌猶憂恤黔首朝夕

不禦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正義方伯分職諸治經易正義

音以鼓反言方伯分舉錯必當莫不如畫正義曰畫音戶卦反

職治所理常在平易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正義曰

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正義

亦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

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

用兵革正義協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

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正義解南盡北口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索隱曰協韻音戶下無不臣者音堵澤及牛馬音

媯○正義曰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

漢書二十四年刊



正義曰括地志云琅邪山在琅琊縣城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廟於此山上謂之琅邪山也

之留二月乃徙黔首二萬戶琅邪臺下

索隱曰山海經謂耶臺在渤海關東

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邪臺○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諸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臺吳春秋云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今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勾踐起臺處復十一歲

正義曰復音福復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

正義省山井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身上

震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

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搏一同書文字日

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

皇帝臣飭異俗陵水經地

不禦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方伯分職諸治經易

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

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

亦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

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

用兵革

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

南盡北口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

索隱曰協韻音戶下無不臣者音堵澤及牛馬音

媯○正義曰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

史記二十四年刊



州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即此也

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

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

侯建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

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林

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主縮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丞相王

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

海上正義曰樛音居虬反從才用反與音預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

頌此頌前後序兩句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

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

紀古之五帝三皇知幾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萬實不稱名正義稱尺證反故不久長其身未死諸侯倍叛法

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

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

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

曰蓬萊方丈瀛洲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瀛海中大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官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

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登

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

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

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三子齊戒禱祠欲出

日鑿鑿封於彭為商伯外傳云殷末滅彭祖氏

萬曆二十四年刊

流回家集

案書後之文當在是字上



州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即此也

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

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

侯建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

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林

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主縮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丞相王

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

海上正義曰樛音居虬反從才用反與音預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

頌此頌前後序兩句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

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

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數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正義稱尺證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

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

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

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

曰蓬萊方丈瀛洲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瀛海中大人蓬萊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官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

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登

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

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

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三子齊戒禱祠欲出

日錢鏤封於彭為商伯外傳云殷末滅彭祖氏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台皇本紀六



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

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名响嶼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响音苟嶼音樓南郡正義曰今荆州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响音苟嶼音樓南郡正義曰今荆州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响音苟嶼音樓

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塚在湘陰

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近湘水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隱曰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堯

女按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為堯女是摠而言之於是始皇大怒

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正義緒上自南郡由

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潁曰武關在浙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習商縣武關也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正義

音狼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罾刻石

其辭曰索隱曰三句為韻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曰中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仲月

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罾臨照于海從臣嘉觀正義

從才用反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正義必

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正義必

戾無厭正義於廉反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充善反莫不賓服烹滅疆暴

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

矣哉宇縣之中宇字宙縣亦縣承順聖意索隱曰協韻音穩羣臣誦功請刻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  
 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  
 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  
 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曰怠協旗疑韻怠音銅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  
 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  
 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索隱曰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曰實田也十一月更名臘曰嘉平大原真人茅盈所

九日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  
 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  
 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詣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  
 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  
 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  
 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道書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  
 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蓋由蒙氏所引不賜黔首里六石米二  
 明或後人增益濛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衍爾

羊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

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逢濛刻石為鰲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

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嗣曰高



誓正義曰亦古仙人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曰此一頌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後

無罪徐廣曰復一作優○正義曰復音福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以文訓道令無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

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

泰平墮壞城郭正義曰墮音許規反壞音怪墮毀也壞決通川

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正義曰音遙天下咸撫男樂

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徐廣曰久一作分

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

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

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等州秦略取之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瑣曰贅謂居窮

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為桂林韋昭曰今象郡韋

曰今南海正義曰即廣州南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義西北斥

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並河以東服虔曰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

以為二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

渡河取高闕正義曰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

築亭障自逐戎人徙謫實

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索隱曰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



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為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禁不得

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曰講戊五嶺是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

臣漢書言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諫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進頌曰他時秦地不

の常故改不願一

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

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

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

節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

無輔拂正義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

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之不相襲各以治

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

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

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士則學習法令正義今力性反時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

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

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

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



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為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禁不得

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三星見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曰講

南方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

臣漢書言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諫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進頌曰他時秦地不

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

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

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

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

節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

無輔拂正義滿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

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

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

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

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士則學習法令正義今力性反諸生不師今而學古

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

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

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



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  
 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  
 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王勢降乎上  
 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  
 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日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  
 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  
 夜暮築長城城日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  
 令徐廣曰無  
 法令一字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  
 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  
 九原通甘泉

斷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官

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

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  
 白郎反插

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二十四里按宮在上林  
 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  
 咸陽近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  
 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後為宮名周馳

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

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

也索隱曰謂為複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  
 也天宮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

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

高曆二十四年刊



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

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百日隱於墜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

是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

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

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正義麗音離

五萬

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

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

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

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

正義而說反

陵雲氣與天地久長

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始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

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麗

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

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

徐廣曰在好時

從山上見丞

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

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

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

於咸陽宮侯生

說苑曰時客侯生也

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

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

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



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

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云并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言法酷

不驗輒死然僊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

諱謏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

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牋日夜有呈

不中呈正義中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

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

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

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練以練也今聞韓衆正義去不報

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效利相告日聞徐廣

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

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以亂黔首於是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

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

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

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

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

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

三十六年災惑守心有隊壹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



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

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正義曰傳逐

反樂人謠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

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

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

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

於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索隱曰按

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瀉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

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正義曰遺庚季反瀉湖老反括地

志云瀉水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北瀉池酈元注水經云瀉水

承瀉池北流入渭今按瀉池水流入來通渠蓋酈元誤矣

因言曰

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

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默良久曰山鬼固不

通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服虔曰龍人之先

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

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

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二萬家正義

曰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

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

疑山言始皇至雲夢望

祭虞舜於九疑山也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

東按舒州在江中疑

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閩州江

海字誤即此州也

至錢唐正義曰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

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

上會

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

三



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

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正義曰傳逐

反樂人謠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

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

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

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

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索隱曰按

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瀉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

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正義曰遺庚季反瀉湖老反括地

志云瀉水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北瀉池酈元注水經云瀉水

承瀉池北流入渭今按瀉池水流入來通渠蓋酈元誤矣因言曰

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

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默良久曰山鬼固不

通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服虔曰龍人之先

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

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二萬家正義

曰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

疑山言始皇至雲夢望祭虞舜於九疑山也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

東按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即此州也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閩州江

也至錢唐正義曰錢唐今杭州縣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上會

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

萬曆二十四年刊



稽祭大禹正義曰上音上掌反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索隱曰二句為韻凡二十四韻其文曰正義曰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所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鑄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索隱曰脩亦長也重

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

首高明索隱曰今檢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

舊章正義作彰音章碑文作畫璋也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

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彊正義曰碑文作率眾那強暴虐恣行正義寒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正義數音朔陰通間使正義曰間紀覓反又如字使所史反以

事合從正義合音閑從于客反行為辟方正義行下孟反辟疋亦反內飾詐謀索隱曰

謀作詐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

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彊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

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

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

隔內外禁止滂泆男女絜誠夫為寄猥索隱曰猥牡猪也言夫滂他室若寄

殺之猪也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正義曰言

殺音加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

妻棄夫逃嫁子乃失母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正義力呈反黔首脩潔人樂同

則正義樂音岳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正義曰乘



音特升反。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

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

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

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正義鮫音交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

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

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

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

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正義曰即山也在萊州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占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蓋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

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

行符璽事所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丞相斯為上

崩在外正義為于偽反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

載輜涼車中正義棺音館又古患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

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

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

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

謀破去始皇所封書正義去丘呂反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

相

○流紀在道會啟

高帝二十四年刊

二五



音時升反。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

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

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

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正義鮫音交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

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

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

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

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正義曰即山也在萊州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占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蓋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

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

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儼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

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丞相斯為上

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崩在外正義為于偽反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

載輜涼車中正義輜音館又古患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

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

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

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

謀破去始皇所封書正義去丘呂反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

書二十四年刊



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  
子扶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數言色具反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

廷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正義曰抵丁禮反抵至也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會

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石鮑魚正義鮑白卯反以亂其

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

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

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

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徐廣曰銅作銅鋼鑄塞也○正義曰頌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滅才浪反令

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

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上且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

燭徐廣曰人魚似鮪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鮪魚鱗如小兒髮有四足形如鮪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

不滅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田各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

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

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

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

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滑山諸山括地志

二世皇帝元年二十徐廣曰表云十月趙

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

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

廿六

の派孔存留養祝



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

子扶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數音色具反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

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正義曰抵丁禮反抵至也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會

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石鮑魚正義鮑白卯反以亂其

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

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

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

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徐廣曰銅作銅鋼鑄塞也○正義曰頌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滅才浪反令

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

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館輸音成上且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

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鮓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鮓魚鱗如小兒面有不堪食皮利於鮫魚結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

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田各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

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

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

冢中神道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

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

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二世皇帝元年二十徐廣曰表云十月趙

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

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



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軌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

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曰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云西

雍雍西縣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

下軌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

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

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

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

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正義曰著丁略反大臣從者各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

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

稱正義又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

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余直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

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

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

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

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

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



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

逮少近宮三郎無得立者。

索隱曰：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

中郎、外郎、議郎也。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中郎、戶郎。

而六公子戮死

於社。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

者，二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

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鄜山。

正義曰：謂出土為陵。既成，還復其土。

故言復土。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

正義曰：謂材官。張之士。

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

多。

正義曰：謂材士及狗馬。

度不足，下調。

正義曰：田洛反，下行嫁反。田吊反，謂下令調斂也。郡縣轉輸

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用法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正義音升等反故荆地為張楚

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

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今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

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

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

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

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儼服虔曰音負儼為齊王沛公起沛項

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

也蘇林曰戲名在新豐東南南三音負儼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

曰柰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

小也故稱少府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鄴山徒

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

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音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二世

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父

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曰

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

鹿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

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

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

○北魏存留秦稅

受事

羣盜

為趙王

梁舉兵

二年冬

也蘇林曰

曰柰何

小也故稱

多請赦之

破周章軍

益遣長史

音甫括地

楚地盜名

鹿

下久故羣

位柰何與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二七



用法益刻深七月戊卒陳勝正義音升等反故荆地為張楚

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

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

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

謁者秦官掌寫贊受事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

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

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儼服虔曰音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項

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蘇林曰戲名在新豐東南三十五里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

曰柰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

小也故稱少府正義邯胡甘反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

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

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音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

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父

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縣破項梁定陶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曰今齊州

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

鹿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城本鉅鹿離圍趙王歇即此城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

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

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

萬曆二十四年刊



朕固不聞聲索隱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

中秦世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

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

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

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戌漕轉作事苦賦

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正義一色反四邊戍轉二世

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名列音格茅茨不翦飯

土墼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啜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

雖監門之養正義以讓反不設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

又古學反○正義曰又苦角反爾雅云設盡也言堯舜采椽不刮茅

實不翦飯土墼啜土形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陳陋也禹

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實沈居之西近河言禹鑿龍門河

水道得大通并州之地不壅溢也決河亭水正義曰亭平也又云決亭乘之水放之海身自持

築甬正義曰甬音初洽反築牆杵也甬缺也爾雅云缺謂之甬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

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正義直明拱反

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

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

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

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

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

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

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



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正義曰卒子律反囚任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

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

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

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

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

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

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

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

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

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

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

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

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

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十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

宮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百馬使使

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

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



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正義曰卒子律反囚在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

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

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

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十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

宮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百馬使使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意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



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

應徐廣曰一云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

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

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徹道

曰士傳宮外內為廬舍晝則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人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

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

右皆惶擾不闕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

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

臣蚤言比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

恣下謂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

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

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

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

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

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

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

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死中令子

嬰齊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



漢書紀元

秦史記卷八

三十三

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

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齊見廟此

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

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

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

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

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

子嬰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駙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

封官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日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

索隱曰謂合關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

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

各分其地為二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

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

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

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

萬曆二十四年刊 秦史記卷八



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

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齊見廟此

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

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

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

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

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

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駙索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

封官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日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

官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

各分其地為二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

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

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

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

索隱曰謂合關東為從長也

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



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

耨白挺

徐廣曰：耨田器音憂。○索隱曰：徐以耨為田器，非也。孟康以耨為鋤柄，蓋得其近也。

望屋而食

其兵蠶食天下，不裹糧而行。

橫行天下

索隱曰：謂輕前敵，不部伍，旅進也。舞陽侯曰：橫行匈奴中也。

秦人阻

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

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

立。

鵝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索隱曰：謂武臣田儋、魏豹之屬。

秦使章邯將

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

索隱曰：此評失。

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羣臣之不

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

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

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

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

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

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

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

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

徐廣曰：大一作小。

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

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

土息民，以待其敝。

索隱曰：賈誼書安作秦。

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



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  
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  
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  
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  
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  
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  
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節法設刑而天下治其  
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

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

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索隱曰賈誼書五作

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

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

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

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

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索隱曰按春秋緯曰諸侯水散席卷也包舉宇

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括舉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

商君佐之索隱曰商君衛公孫鞅也秦為差庶長遂為秦制法孝公致霸對之於商鞅商君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

索隱曰高誘曰合關東從道之秦故曰連衡也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

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

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

索隱曰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

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

之士

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為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蓋微又前亡

有寧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徐廣曰越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齊越也索隱曰寧越趙人賈誼作

齊明周最陳轅

索隱曰戰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

最周之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

制其兵

索隱曰吳起衛人專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一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

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

關延敵

趙奢皆趙之將也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

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

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靖服弱國入

徐廣曰鹵楯也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靖服弱國入



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

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樞拊以鞭笞天下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楸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

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

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也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

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作踐關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因

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

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阿阿夜行者誰也何阿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

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躓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

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

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率罷散之

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

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



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

也。關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鈕

擾棘矜。

服虔曰：以鈕柄及棘作矛。權也。如淳曰：擾，椎塊椎也。

非銚於句戟，長鍛也。

徐廣曰：銚，作銚。

驅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句鐵音所拜反。

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

函為宮，天下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

帝。

徐廣曰：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本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

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

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

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向而王天下，是上

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

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

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

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

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

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



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作短小，備也。音豎。○索隱曰：趙歧曰：褐以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裋音豎，蓋謂褐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沙府志卷之六  
三十九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索隱曰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葬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初為西時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垂

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索隱曰作鄭時又作陳

生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

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衙有衙縣○索隱曰憲公滅蕩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山生

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索隱曰云居西陵葬衙本紀不云

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

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二平陽封宮葬宣陽聚東

南索隱曰紀云葬平陽初以人從死二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

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索隱曰二年初伏本紀此已下居葬絕不言也

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曰四年初

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徐廣曰葬陽齊伐山之作走

戎孤竹繆公享國二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



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者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生康公康公

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均社生共公共享國五年

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相公相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

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索隱曰作僖公系本云名后作車景公享國四

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正義曰丘一作二也生畢公徐廣曰春秋作哀公畢

公饗國二十六年正義作二十七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

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正義曰十年葬車里元年孔子行魯相也惠公享國十年葬

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曰雅本紀作十四年葬僖公

西城雍生刺龔公索隱曰一作厲共公刺龔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入

望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索隱曰又作趨公○正義曰懷公葬樂國氏懷公正義曰四年

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

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書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

圍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

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二年居涇陽享國十年葬

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索隱曰

曰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

七年百姓初帶劔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圍索隱曰王勳按紀年云簡

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辭即難憑時參異說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索隱曰系本謂少主

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二年徐廣曰靈公○索隱曰系本稱元獻公立二

十一年表同葬躡圍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索隱曰本紀二十四年

襄曆二十四年列

日一



葬第園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宮闕

十二年惠文王饗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九而立葬公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

王陵在雍州咸陽西北一十四里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

南諡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索隱曰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曰四年○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

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茆陽索隱曰十九年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為子楚始皇陵在北故亦謂為見子陵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國二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二年

葬茆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

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

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

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

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二年

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一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

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

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

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饗國二十七年葬

鄠邑正義曰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立二世皇帝

享國二年葬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趙高

萬年縣南二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一年而立徐廣曰本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

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曰



至二世五百六十年三

孝明皇帝

正義曰班固典引云後漢書云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公

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答之

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

此已下

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末

周歷已移

正義曰周初

年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三十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曆數既過秦并天下是周曆已移也

仁不代母秦直其

位

索隱曰周曆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言曆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代木言漢不合即

代周也秦值其閏位得在木之間也此論者之辭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為母出者為子

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毋承其子自音值言秦并天下稱

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

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二

始皇初為

三也○索隱曰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幸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呂政

并兼天下極情縱欲

養育宗親二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

正義曰謂置郡縣壞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為伏臘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僕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將作等事水衡都尉監守縣令丞等皆

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

正義曰蓋者

皇之威能吞并天下稱帝

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

正義曰

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主新艾

距之稱始皇

正義距音

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

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

正義曰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口能言

詭不辨好惡若六畜之鳴

不威不伐惡

正義曰此五字為一句也

不篤不虛亡

正義曰言胡亥藉帝王之

威臨殘酷暴虐滋已惡惡既深焉以至滅亡豈其虛哉

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

正義音縮

玉冠佩華紱

正義

音縮



車黃屋從百司正義曰才用反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

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

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不以宗廟

血食自歸○正義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索隱曰宋均曰言如魚之

爛從內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

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

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駒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

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正義曰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

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

後五朝以存姊妹妹也○正義曰鄆音戶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諸

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為周士竹書云齊襄公滅紀鄆鄆鄆又括地志云鄆城在青州臨胸縣東二十里鄆城在北海縣東

北七十里鄆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鄆音駢鄆音訾按秦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子北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

以賈誼史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之深識也季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紀季五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

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

承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



六國陵替 二周淪亡 并一天下

號為始皇 阿房雲構 金狄成行

南遊勒石 東瞰浮梁 瀉池見遺

沙丘告喪 二世矯制 趙高是與

詐因指鹿 災生噬虎 子嬰見推

恩報君父 下之中佐 上乃庸主

欲振頽綱 云誰克補

秦始皇本紀第六終

史記六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

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正義曰燕為秦將王翦所戮

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故姓項氏項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

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

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蘇林曰斬音機

縣屬沛國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

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



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

帝游會稽渡浙江蓋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晉灼音折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

相制折聲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

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

曰說又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

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斬縣其九月會稽

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

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

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

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

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

故云數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索隱曰說文云懼失氣也梁乃召故

所知豪吏論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人

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

徇下縣李奇曰徇者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氏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

徇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陳王敗走秦兵

高曆二十四年刊



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正義曰：矯，紀北反。召平從廣陵。梁為楚王上柱國。

梁為楚王上柱國

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

嬰已下東陽

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

使使欲與連和俱

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

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

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

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

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上卒。早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

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東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

與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

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

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張晏曰：陳嬰母潘旌

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

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

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

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

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

白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

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正義曰：被悲反。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

世家曰：秦嘉廣陵人。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

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

高曆二十四年刊

頁刃本紀七



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

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

陵鄧展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嘉還戰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

曰縣名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

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

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

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

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鄭音勦絕之勦地地理志居鄭縣在廬江郡音

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首如守夫秦滅六國楚最無

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

善言陰陽駟按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書志林云南公者道

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

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贊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索隱曰臣贊與蘇林解同章昭

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景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界楚師於三戶杜

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

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

臺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議

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

曰盜起猶言蠡午也衆蠡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

橫為午言蠡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縱

廣曆二十四年刊頁初本紀七



一橫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正義為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

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

盱以之反盱盱人楚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

父正義曰亢音剛又苦浪反父音甫括地志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

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

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

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正義曰下使色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

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

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

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

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鄆陽在州東九十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

城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

陽屠之西破秦軍濮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正義

曰定陶曹州城也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譙丘正義曰譙丘今

從濮陽南攻定陶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

志云古杞國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子還攻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

也還攻外黃臣瓚曰縣有黃流故名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

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

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

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

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

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

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

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

涉閒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應劭曰恐敵抄轍重故築墻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

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

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

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躡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

如楚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

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



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

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

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

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

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

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丘今項羽曰吾聞秦軍圍

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

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

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蝱大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

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

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正義狠貪

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

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索隱曰服虔云亦

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

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作半半五升器也

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臣瓚義亦通軍無見糧正義曰胡德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

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舉而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舉人无不恤士卒而徇其

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徇其私情崔浩云徇營也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

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

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帽服莫敢枝梧

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

上將軍徐廣曰二世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子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

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

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

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

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

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

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

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音項

音章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義曰臨



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相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名大漳水兼有潏水之目也

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

外門為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

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正義曰走音奏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

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

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

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章昭云

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馬服趙官名言服武事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

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榆榆為塞也竟斬陽周血康曰縣名地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

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

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

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

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

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諸侯請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諸

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共攻秦分其地南面稱孤

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



斬人棍也。又郭註。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也。○索隱曰：候，軍候也。始

成其。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

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水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嶽為

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汧水在鄴西。○索隱曰：汧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汧水。○大破之。章邯使人

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一世二年七月也。○駟按：應劭曰：洹水在湯陰

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

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即反。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

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

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

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

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

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元年十月。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



關不得入

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衙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素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治澗水即古之函關也

山形如函

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

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

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

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

東十七里舊大道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

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

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

也素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

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

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止義曰為沛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

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徐廣曰鯀音土

茹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鯀音淺鯀心人貌也贗曰楚漢春秋鯀姓也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

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

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

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



幸來告長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  
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  
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  
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  
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  
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  
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  
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

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

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今將軍

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

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沛公北

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者二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山名項莊正義曰項謂曰君

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

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



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  
 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  
 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  
 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正義曰擁衛士  
 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曰其紀頭髮上指  
 目眦盡張自賜反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紀客何為者  
 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  
 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  
 與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嚼之

索隱曰嚼從覽反凡以食  
 餒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

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  
 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  
 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  
 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  
 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  
 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  
 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徐  
 曰一本廣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

無都字

萬曆二十四年刊

頁才本五二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雙欲獻項王玉斗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

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

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也○索隱曰音虛其

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

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

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

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彌猴也

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彌猴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百一

一



○索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項王聞之京說也楚漢春秋論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

為義帝項王欲自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

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

○正義難乃懼反漢書云是韓生暴露於野正義暴二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

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

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

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打伏也說文云講和

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徐廣曰以正月立○正義曰

而二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

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章

廢丘之故曰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秦王韋昭曰在長安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

奴文頴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

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服虔張

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

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



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

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

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

王都邾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正義鄱作番音婆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

帝柱國共敖正義共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

都江陵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正義曰江陵故鄱都也徙燕王韓廣為

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

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

秦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菑此

言謬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

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

曰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

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二縣正義曰成安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南皮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漢書音義曰純南皮三縣以封之

番君將梅鋗韋昭曰呼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

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正義曰彭城徐州縣漢之元年四月諸

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圍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

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

項羽本紀二十四年



長沙郴縣

如淳曰  
郴音緝

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

衡山臨江士擊殺之江中

文義曰郴縣有義帝  
冢歲時常祠不絕

韓王成無軍功

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

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

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

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

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

三齊

漢書音義曰齊  
與齊北膠東

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

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

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

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

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

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

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

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

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

王以距漢

令蕭公角等擊彭越

蘇林曰官號也或曰  
蕭令也時令皆稱公

彭越敗

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



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  
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  
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狗齊至北海多所殘滅  
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作劫○

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駟按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

字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廣

意略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計常山河南韓魏殷

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

廢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

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

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

中也或曰日擊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贗曰二水皆殺漢

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正義曰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睢水上彭城入泗水漢軍却為楚所

齊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

齊之齊贗曰排擠也



不流正義為干為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

揚沙石竊宜晝晦徐廣曰窈亦作宵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

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

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

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二日

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

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瓚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屬審趙

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反遇楚軍楚軍

名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

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

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年儲故二

謂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廢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歲

為衛士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

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

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歲屯戍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

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為三言

謂歲力役三十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

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攝楚以故不

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



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

與楚而背漢漢軍榮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璣曰

名在榮陽西北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

請和割榮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

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榮陽

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

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

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正義曰上食使者歸

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

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家有盧江居

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

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

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

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

屋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傳左燾李斐曰燾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

之如斗或在駢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

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

周苛樅公樅音七魏豹守榮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

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

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

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

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

○索隱曰音徒涓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土門渡河走脩

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

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

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

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

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音積音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

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

山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

復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此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

人亦謂此為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

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

而翁則幸分我一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

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

從之楚漢从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



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贊曰挑戰極燒敵求戰古謂之致師

決雌雄毋徒苦天

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

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

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

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

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

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

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

擊楚乃使龍且

韋昭曰音子問反

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

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

且軍破則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

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

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

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

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蘇林曰今之舍

人兒也贊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

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

正義彊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



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院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鄭玄曰剄音經與反以刀割頸為剄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漢書音義曰昧音未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者為漢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

鴻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唐書曰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如淳曰夏音賈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賈駟按晉灼曰即固始



也。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

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

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章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其

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正義曰：傳音附著也。陳即

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正義曰：括

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使各自為戰

則楚易敗也。正義為于偽反。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

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

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正義曰：

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與大司馬周殷等圍項羽。

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涑縣。涑下交切。馴按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涑縣聚邑名也。○索隱曰：張揖三蒼注云：垓是名在沛郡。

○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涑音戶交反。大

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

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

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

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蒼白雜毛騅也。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佳。顧野王

云：青白色也。釋名云：蒼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之和之正義曰和音胡野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

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麾下正義麾下亦作戲同呼危反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

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

餘人耳正義屬音獨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田父田父給

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

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

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

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

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

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

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將令四

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

於是項王大呼正義曰火故反馳

下漢軍皆披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將是時赤泉侯

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正義曰辟易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

高曆二十四年刊

三五



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二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

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費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

烏江亭長檣船待正也孟康曰檣音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索隱曰檣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尚反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

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人還縱

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

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騎

所當無敵嘗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

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馬童向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知

王翳曰指示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邑

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為功德之德○正義曰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

行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

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

勝楊武各得其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

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水

二十四年刊



二水之中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

故縣在鄧州南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

封楊武為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云子國

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

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

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

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漢王為發哀泣之而

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正義曰

夜反活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

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桃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平臯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

玄武侯徐廣曰諸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孔文祥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

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

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

趙韓魏燕五國並起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

從伐秦故云五諸侯

萬曆二十四年刊

頁刃太已七



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遂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身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鬱沛父

劍挺吳城

勳開魯甸

勢合碭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實不與

嗟彼蓋代

卒為凶豎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豐邑中陽里

人姓劉氏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字季

父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嫫與湍同音

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

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張虞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

有七十一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眉龜背龍股長

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

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為曆字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喜施正義喜許計反施尸破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

媼武負貫酒韋昭曰貫賒也○索隱曰鄒誕貫音世與字林聲韻並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濞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

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雙數倍如淳曰雙亦倍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高祖常絲咸陽應劭曰絲後也縱觀觀秦皇

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

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人呂公各文字和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

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歛禮進為之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歛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之本作善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令諸大

夫曰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

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

諸吏乃詐為謁謁請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也謁入

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

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

高祖二十四年刊

高祖本紀八

高祖本紀八

高祖本紀八

高祖本紀八

高祖本紀八

高祖本紀八

高祖本紀八

高祖本紀八



侮諸客遂坐上坐

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

無所誑

正義音丘忽反

酒闌呂公因

目固留高祖

正義曰不敢對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

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季

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

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

願為季箕帚妾酒罷

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

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

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

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

飲呂后因舖之

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

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

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

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裏以

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蒸豔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

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

舊亭卒名考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

冠之正義音官下同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



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度田洛反此必寤反到

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加也夜徑

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

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願還

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

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

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所

殺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祠

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

徑開行數里醉因計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為火德秦為金德與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

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包愷伯後人生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曰光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

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一再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

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野應劭曰二縣之界

有山澤之間故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北候云何以知賢人隱處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

漢曆二十四年刊

高祖本紀八

四



下有賢人隱矣故曰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〇云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

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經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煞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

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

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

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曰按漢書蕭何曹參參為獄掾何為主吏乃曰君為秦吏今欲

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

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

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人十人或至百人則足百人已下矣於是

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為保障劉季乃書帛射城上

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

並起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剋城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

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

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

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朝

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才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

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

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

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



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

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綱按漢書立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

曰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曰管仲曰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而響鼓

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引祭作文誤也應劭曰響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響瓚曰按禮記及大戴禮有響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響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鼗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響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

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響之應劭曰響呼為響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響聲是用

名之此說皆非據音火稼反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

字林又云熊旗五旂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

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嵇康音試蕭該音熾由所殺蛇白帝子

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

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鄧展

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

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又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

北流歷戲亭東入胡按今其水東有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

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王自立為趙王田儼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泗

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之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

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壯名也戚音將毒反○索隱曰音灼云東海

縣也鄭德包愷並如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

字讀李登音千笠反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

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更

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

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周市來攻方



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畧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

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

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

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

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寧縣君贊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

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鄆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陽寧君自一

人秦嘉又自一八○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寧君又別言秦嘉則臣贊之說為得顏師古以立景駒為假王在留

括地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也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有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

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去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居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

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章昭云

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相沛縣應劭云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章昭云

音唐又音宕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

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

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梁益

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

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

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

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盱台項

高且本已八

七



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

索隱曰韋昭云東阿之縣名。正義曰齊

州縣也。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

使沛公項羽別

攻城陽屠之

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

軍濮陽之東

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

漢濮陽縣。

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

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

楚軍去而攻定陶

索隱曰

曰地理志云濟陰縣。

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

索隱曰

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

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

索隱曰韋昭云

上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

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

不聽

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

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

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亂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繼結於項者。續音獲。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

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陽章邯已破項梁

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

之時趙歇為王

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去音遏絕之過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

秦將王離圍

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

項梁軍破恐徙野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

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

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

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



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

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

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索隱曰韋昭懷王諸老

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慄疾也悍勇也一

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徐廣曰遺一作雉雉食

曰類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

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

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告諭秦父兄秦父兄

苦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慄

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

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

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

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遇剛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武侯陳武一姓柴

剛武侯宜為剛武侯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

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并魏將也欣字或作所并攻

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鄆鄆食

高祖二十四年刊高祖本紀八



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

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

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

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

鐘鼓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酈商

為將將陳留兵與備攻開封索隱曰韋昭開封未拔西與

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

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畧

韓地文頴曰河南新蔡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

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轅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

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收軍中馬騎與南

陽守齧戰地理志南陽有雒陽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

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

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置旌旗人善作遲音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

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  
民衆積蓄多更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

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

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

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

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徐廣曰七月也。索隱曰封陳恢千

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

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

也本郡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

皆降析鄆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鄆誕生音錫歷蘇林如淳音鄆還攻胡陽

今內鄉縣鄆今菊潭縣也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

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

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

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

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生離謂晉

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峽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

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

漢書二十四年刊

上



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

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秦王子嬰素

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又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

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

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口漢書宮殿疏云軹道受號云漢傳國璽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

安東三十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

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沛公之欲反屬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樊噲張良諫

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

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棄市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二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餘悉

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弟堵堵堵也凡吾所以來

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

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也



或說沛公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遺守函谷無內項至而張良世家云鯁生說我言鯁小也小生即解生

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

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

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

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

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

至戲正義許宜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

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

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

增號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

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

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小道南有斷崖而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

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

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

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

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

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



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

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負約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徐廣曰三十二縣三分關

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

陽索隱曰因葬人上皇改名曰萬年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

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

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留陽君黥布為九

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志六縣屬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

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

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賴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

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

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

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二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

從者萬人從杜南入鍾中李奇曰鍾音力在杜南如亭曰鍾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

王劭按說文作鍾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

反可也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

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

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

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



人也日夜跂而望歸正義曰跂音丘賜反說文云跂舉踵也司馬彪云跂望也及其鋒而用

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

義帝行正義音促羣臣稍信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

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

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于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

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音悅下音務請兵擊張耳齊王陳

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

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

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地理志武都郡有故道縣邯

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土

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

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樊噲會圍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

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

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不得前令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高祖二十四年刊

上五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

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曰京兆河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

王至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

封萬戶繕沿河上塞晉灼曰北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

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

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

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

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

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

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

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洋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淮州入于午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

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

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

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

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與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鄢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



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䟽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

又二十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樞公皆是二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

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曰

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

徐廣曰

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

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

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

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

軍小脩武南

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

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蘇林曰縮音以縮縮結物之縮劉

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入楚

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

遂復下

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

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腳踵

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

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徐廣曰一作簡

往擊之韓

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

挑戰

正義挑田弔反下同

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



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  
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  
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  
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項羽聞  
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  
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饑漢王項羽相  
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  
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卿字昭云未義之禮卿

首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

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

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

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謂章邯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

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

子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

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

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



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

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中臂而捫足者蓋以

而捫足權以安漢王病創計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行病甚因

馳入成皐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身病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索隱曰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

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

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項王

武南為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泚水是為官渡水也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

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

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

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

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

壽春正義曰漢王敗固陵晉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

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

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立武王布為淮

州立武王布為淮

立武王布為淮

立武王布為淮



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

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蓼侯孔

配費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

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索隱曰應劭云楚歌今鷄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

夫人楚舞自為是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

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

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

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

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

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

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

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

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

便國家甲午徐廣曰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

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

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

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

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



曰一字

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敖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食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

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二未知其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



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

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

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賴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

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蒙令說太

公曰天無二日王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

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李卒持帚者也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

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

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況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宗父號也十二月

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

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因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賀劉顯云相傳作肯也因

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

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帶山河之險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自一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

得天下之利百一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

萬曆二十四年刊

高祖本紀八

二十四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又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自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一焉。言信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齊地形勢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蓋。晉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瓶者。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

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千里之外，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應劭曰：齊得十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與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一十萬也。但文相避爾。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

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

為荆王，王淮東。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大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

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自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乃論

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信因與

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信因與

禹曆二十四年刊 高祖本紀八 二十五



同謀反太原白土

徐廣曰在上郡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

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

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

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

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地理志曰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

蕭

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索

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

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

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今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

之東垣過栢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一里漢栢人屬趙國

趙相貫高

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

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郟

九年趙相貫高等專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

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

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

四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



曰江湖之間謂小兒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多許狡猾為無賴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

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

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

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

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漢

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

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道太原入定代地韋昭曰道猶從至馬邑馬邑不下

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

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

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蘄縣西驪後漢書音義曰會音會保三音甄音

直偽反○索隱曰漢書甄作生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

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振正

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

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

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敎令其後以為堂爾復其民世

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

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

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見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

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也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

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

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帳為吳王漢將別擊布



軍洮水南北

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

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

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索隱曰代之縣名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

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揮負易

陳涉魏安釐王

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孫王假之祖

齊潛王

索隱曰名地宣王子王建祖

趙

悼襄王

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

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

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

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

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

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

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

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人曰高祖問醫醫曰病

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

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

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

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

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

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

生至漢十一年年六十三

萬曆二十四年刊

高祖本紀八



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  
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將軍往見

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

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

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

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

云已下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

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

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

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

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駟按謂高祖

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

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

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

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

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廢



人承之以敬敬之敬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

文文之敬小人以僿徐廣曰一作薄駟按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

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僿音故救僿莫若以忠鄭玄曰三

先志者蔽僿聲相近故以蔽為僿爾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

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南謚曰長陵山東西廣

百二十步高十二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卽號沛公

嚙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碣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千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卽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張氏四

王莽

王莽

王莽

王莽

王莽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

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

高祖徵時妃也

漢書

音義曰諱雉○索隱曰字娥姁也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

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壻曰

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十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顛梓是也

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

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



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帝

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義音其紀反

又音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今太子

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

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

曰悼死事封其子呂公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鄆○索隱曰

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一

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

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

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

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

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

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

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

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

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

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

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



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

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鳥食糠以其犁明孝惠還徐

曰犁猶比也諸言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

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斷戚夫入手

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

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

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

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

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

廼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

取卮欲具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詳辭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內史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

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

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

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今王有七十

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

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

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呂后喜許之廼置酒

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各起邸第於京師

三



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曰漢官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二里經緯

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

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

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責反言哭解情有所思也又音戶

實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曰母音無太后

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

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

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一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

十載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六十六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

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詳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

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

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噫

血盟索隱曰噫鄒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唾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

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

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

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



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奪之相權王

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

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

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

侯請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

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充州博城不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

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

朱虛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以呂

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

曰始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

侯徐廣曰太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二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

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

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

八子山為襄城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城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按志襄城屬潁川子

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

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

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徐廣曰祿之子後

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

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春秋星 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通俞音輸○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飾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

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忿為呂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西三十里呂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

尚先祖封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

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

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

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

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

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

如地 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

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情亂不能繼嗣

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

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

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

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

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

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幸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



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  
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  
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  
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  
諸呂用事今劉氏危迫脅王侯今疆授我妃我妃既妬  
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今上曾不寤我無忠臣今何故  
棄國自決中野今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  
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日食晝  
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

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曰曰濟川太后  
女弟呂嬃志隱曰韋昭云樊嬃妻封林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  
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宣房以劉澤  
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  
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  
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  
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  
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  
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



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

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

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

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

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薨還正義曰被芳弗反又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

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據音戩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

崇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

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

侯徐廣曰今細陽之也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

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掖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宿贊文事

樂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

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

中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

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

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

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

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

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

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后已葬

皇南謚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

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

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

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

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

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

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

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琊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

語中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

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

三趙王

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

滅梁趙燕以王諸

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

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

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賴

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

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

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

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



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

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索隱曰猶鄭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惟浩云猶復類也

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水而聽小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子冬涉川猶子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子冬涉則猶與是當是

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畏四隣也

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

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

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

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

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寄性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

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

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天后崩

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

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

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

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

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索隱曰類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



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日，平陽侯竇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

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翊按：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子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



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

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

後轉為光祿勳也

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

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

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

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

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

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

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

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

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

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

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

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

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

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

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

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大

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



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

張晏曰備漢制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 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

天子壘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

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

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

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倍兵罷去 徐廣曰倍音化 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深瀆言之故托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

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 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則乘屬車三十六乘 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

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倍兵而

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

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

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高曆二十四年刊



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呂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狹猜疑

置鳩齊悼

殘彘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菹醢

支孽及夷

禍盈斯驗

蒼狗為菑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